

HE DOESN'T LOVE YOU



三千宠·著

他其实没那么
喜欢你

1

回
华文出版社

HE
DOESN'T
LOVE YOU



喜欢你

三千宠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 三千宠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075-3448-1

I. ①他…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829号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著 者：三千宠

责任编辑：李 庆 魏 燎

特约编辑：四 喜 紫 木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hwcbs@126.com

电 话：010-58336259 010-5833619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6

字 数：200千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448-1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001 楔子
- 005 肆意青春少年时
- 017 大学女生的夜店生涯
- 047 除此之外，竟别无他法拥有美好的生活
- 071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秘密
- 107 纪梵希的诱惑
- 147 爱情，就是一个人相信了另一个人的谎言
- 177 一只脚踏进豪门的女人
- 209 世界上最凶猛的东西
- 233 去年今日此门中



楔子

疼痛难忍，在撕裂的瞬间惊醒了，满头虚汗。午后的阳光格外热烈，嘲弄般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肆意洒在病房里每一个角落，还有我的小腹上。

那里已恢复平坦，似乎从未隆起过一般，自然得看不出那是一个孕育过四个月大孩子的温房。而现在作为一个刚经历了流产的女人，我望着空荡荡的病房，嘴角难堪地卷起一抹自嘲的笑。我终究是个多余的人，来时寂寂，走时匆匆。那些热闹繁华从来就不属于我。忍着疼，坐起身斜靠着床，看着窗外绿油油的树叶发呆。

房间里的进口仪器和床架都是一副高端的架势，冷冷地立着，像极了冷若冰霜的医护人员。房里静得让人难受，就连走廊上的声音都格外轻悄，好像我是个忌讳。我苦笑地翻了下身，一下子牵动了全身的神经，痛得几乎麻掉，立刻不敢再动半分。

突然很想哭。如今可算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林辰竟然也有这么

光景凄惨的时候，却没有人来管我。

好像响应我的想法似的，外面终于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看来是有人来了。我却顿时不知如何是好，连忙闭起眼睛假寐。

“妈，就这女的。”一把并不陌生的清脆声音在耳边响起，而人已到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睁眼，就被一个大力揪住头发，痛得无以复加，直接被从床上拎起来重重摔在地上。

内脏好像破了，疼得我连呼叫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反抗了。我的手撑在地上，豆大的冷汗滴在冰冷的地上。可以想象我现在的脸色该有多难看，只是这里没人会关心我的身体如何。很清楚现在站在我面前的陌生女人是谁。

第一次亲眼看到她的脸，果然熟悉又陌生。

“贱货！好好的人不做做鬼！”说完她一把拽住我的领口，“啪啪”甩了我几个大巴掌，整个过程流畅自然，一气呵成，我的脸立刻肿了起来。而脑子早已懵了，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伤害都不能让我感到疼了，于是便任由这对母女在我身上拳打脚踢。有隔壁病房的家属听到动静涌进来围观，环境越来越嘈杂，可是没人上来帮我，因为我可耻的身份是那么显而易见。

她的指甲掐进我的皮肤，拼命地撕拉着。我的脖子和脸以及暴露在空气里的所有可见皮肤都火辣辣地疼着。

“干吗不说话？装死干吗？我一回国你就成这副德行，早知道就不费劲跑回来了。装什么死？说话！”

“快道歉吧丫头，别真给打死了……”旁边有人看不下去了，我也早已忍不下去了。疼痛已经让我几乎昏厥，只得虚弱地说着：“对不起……”

谁知好像受了极大的侮辱一般，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更加发狠地用高跟鞋的尖根踹了我肚子一脚，这一脚让我痛得叫娘。

几乎是将死未死的时候，终于有医生进来阻止她们施暴了。

“谁拦着我连他一块儿打！”女人依旧不肯罢休，医生的声音很无奈。

“闹什么？！还不嫌丢人？！”一声铿锵，由远及近。我笑了，“丢人”，他到底也只关心这些而已。

我叫林辰，是个二奶。这个说话铿锵有力的男人，是包养我的男人。打我的是男人刚从加拿大回来的妻子，旁边的帮手是他刚初中毕业的女儿。

请原谅我如此粗鲁地介绍自己，因为以我现在的位置已经很难把自己当人看了。

现在那泼妇已经被她女儿和医护人员拉走了，留下这个我熟悉了五六年而又陌生得寒毛倒竖的男人跟我面对面。我像是等待宣判的罪人。他唇边的胡茬和眼角的疲惫都深深地显示出了他的心力交瘁，我看到这个完全失去了激情的男人，知道等待我的终将是一番散场的说辞。

我给了他一个难看的微笑，他的表情瞬间扭曲起来。不知是我的被抓破相的面目可憎还是我的笑容嘲讽，他显得很不适，狂躁症一般在病房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喷吐着烟圈。我默默地等待着，直到他丢给我一张存折。

“辰辰，我对不起你。这里面有两百万，多的现在也给不了你了。你当我是我为这个孩子的补偿也好，为你跟我这么多年的补偿也好，总之，我想让你今后生活无忧……我们断了吧。”

“好。”我静静地答他，轻轻拿起存折，小心收好。不理睬他的任何或诚恳或痛心的目光，继续躺在床上发呆。他定定地看着我，在一声声的叹息中还是离开了病房。

躺着看着瓦亮瓦亮的天花板，想起了小时候夏日纳凉，外婆指着瓦亮的月亮问我月亮里有什么呀，我说月亮里有嫦娥，在等她的心上人接她回地上的家。外婆笑我，一个小娃娃不想着桂花树和玉兔，倒想着心上人的事。我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告诉外婆，以后我也要找个元帅一样的心上人。外婆笑得泪花沁出，拍着我的头告诉我，那个元帅是个猪八戒呀！

如今一路回想一路笑，曾经也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如今我却病痛到连后悔的力气都没了。

护士进来给我清洗伤口，脸上的表情一丝不苟。我冷笑一声，她身体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回过身来便成了便秘似的僵硬笑容。

“哎，给了你多少？”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问我，定定地看着她。她见我看着她不说话，尴尬地耸耸肩：“不说就算了，我可不是他老婆派来刺探的，你别多心。”收起苏打水，处理好棉花球，她就出去了。我冷笑一声，继续望着窗外的明媚阳光。

可没过多久，病房里再次进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说是不速之客，却让我眼睛彻底红了，一股酸楚堵在嗓子眼，哽咽得几乎颤抖起来。此刻我最想见

的人和最不愿见到的人，恐怕就是他了。他瘦了，也邋遢了，却还是那个让我熟悉到无论隔多久，都能轻易地闻出他的气息的男人。

“季末……”极力抑制着声音，我喊出他的名字时忍不住瑟瑟发抖。

“我来带你回家。”他面无表情，一脸隐忍的萧瑟，对着我的凄楚淡漠，两两对望。

回到这个阔别三年的家，我畏缩着不敢进去，他轻轻地握了我的手拽着我进去了。

这个凝结了我们共同梦想的房子，在一栋老式住宅的十一楼顶层。这里见证了我们最初的坚持，最初的梦想，以我的离开散场。而他一个人独自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对不起……”

听到我的话，他扶我躺下的手颤了一下，继而迅速地给我盖上被子，自己站到窗口点燃一根烟，推开已经变得更加陈旧的窗。吱呀声一如三年前，那噩梦般的恼人的贫困标志的吱呀声，让我暴躁，让我崩溃，让我总是冲他发火说不要频繁地开关窗别让我听到那声音。现在却是害怕那吱呀声音不再接受我。这里早已不属于我了。

“不必抱歉。看你可怜，那个男人联系上我让我收留你的，我拿了他的钱，这房子贷款已经付清了。”

我捂住耳朵，闭上眼。

季末，对不起，曾经那样伤了你。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极力避开你，决不与你擦肩而过。

肆意青春少年时

2003年，南京站出口，各大高校派来接新生的学生会成员举着牌子笑容可掬地把自己学校的新生领上大巴，一趟趟地拉回郊区的大学城。“你就在这儿坐着等一会儿吧，一会儿校车直接就把你们载去学校了。”领着我从车站出口一直到登车还依依不舍的学长杵在过道上，手上不死心地拽着我的箱子。

“谢谢。”我淡淡地朝他笑笑，就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他尴尬地搓着双手，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尽管车内的新生都好奇地把目光投注到这个有失风范的前辈身上，他也满不在乎，直到车子发动了，在隆隆声中他才无奈地看了我一眼，下车去继续朝我挥手。

“脑残！”后座的一个女生轻蔑地哼哼。我斜眼望去，好一个清秀的女孩子，不过那股傲气却跟她身上的灵秀格格不入。

“哎，你哪系哪班的？”她在我斜眼发呆的当口拍了我一下，而一对黄金搭档就在这一拍之下诞生了。

她叫史苗，别人叫她苗苗，我爱叫她史。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叫起来格外有喜感。

那是刚上第一节形体课时，我们都穿着黑色形体服在把杆上压腿，我当

时想着什么发了呆，突然前面的她一回头，问我：“臭苍蝇一样盯着我干什么？！”

我愣了几秒，朝她来了句：“谁盯你了？你以为你是屎啊！”

她也愣了几秒，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真的承认说：“没错，我就是屎！”

这事没少被宣扬，当时很多人都听到了，她答得很是理直气壮。

我们宿舍四个妞，我和史苗，瑶瑶和汤汤，被称为“行走的小钢炮”，谁也不敢惹，到哪儿都是组合式核武。

大二下学期，也算是老资格了。而在这个流言漫天飞的校园里，我们宿舍的威名镇八方，除了因为四个妞个个都花名远扬，关键是各人都有不可忽视的特点。

我，林辰，据说是校花，天生的脸蛋和后天的身材让我有了牛烘烘的资本。为了低调起见，我只能说是据说，具体是据谁说的那就不管了，反正这让宿舍其他的三个妞都不爽。

史和汤汤一脸不屑，她俩把前凸后翘的S在我面前挺了又挺，非常直截了当地用肢体语言告诉我，别跟她们谈校花，先发育好再说。

我立刻败下阵来。瑶瑶一脸鄙视，鄙视完她们再鄙视我。瑶瑶那空荡荡的瘦弱胸部跟我有一拼，她在学校长相不算特别出众，才艺没有，学习也不行，但是她依旧是男生们心中的神，因为她来校第一天，人家爹地就开着奔驰车直接送到宿舍楼下，上来就看着宿舍的床，嘟囔了句：“旧成这样怎么睡？晚上吱呀得吵死了！”说完人家老爹一个电话立刻唤来了校领导。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到我们大学的校长。托了瑶瑶的福，竟然这么容易就让我在入学第一天遇到了天神级的人物。这位天神马上承诺换床，立刻总务就过来人了。尤记得当时瑶瑶瘦小的身体纤薄如纸，可是满脸却写着不耐和厌世，随意地说了句：“宿舍四个人，就给我一个人换怎么行？”

于是我们从此就感恩戴德了。因为有了瑶瑶，我们宿舍生活指标蹭蹭上涨，幸福指数一路飘红，简直是如鱼得水般的滋润。查房是从来不进来的，被子不叠是从来不会被扣分的，就连带男生回宿舍打牌的疯狂事干了也就干了，谁也没说过什么。瑶瑶最动听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出点什么事不必

跟我打招呼直接往我身上扣，回头吱一声就行。”我们感激涕零，瑶瑶乃我们膜拜的存在。

她爹是银行行长，娘好像是地税局副局长，有生之年第一次见到活的富二代，我们激动无比。这妞又满脸写着人傻、钱多、求剥削，我们于是成天就黏着她请客，一年省下不少饭钱。

大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淡定地躺在床上接班主任电话，满不在乎地撒谎为何不去上操、为何不参加自习，回答得有模有样，再无惧怕。而此时，我们四个懒女人不约而同地睁着眼赖床上，叹息着人生寂寞和生活无聊。

“史，礼拜五了，你不去跟林祥约会去？”汤汤满头乱发窝被子里朝隔壁的史发问。史白了她一眼：“等电话呢！”

“你男朋友没来千里会娇娘啊？汤汤，这个月就来了一次，你俩是不是要散伙了？”

“去你的，说是在忙着考证书，要看书啊。”汤汤眨巴着眼睛扫视着形态各异的我们，“男人还是得上进，不来也好。”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我捂着脑袋赞同以后继续闭着眼睛。至今孤家寡人的我没有任何发言权，掺和多了她们就必定会纷纷上来启发我。我和瑶瑶两条光棍正以整齐的姿态横躺在床上，组成了“11”这个无比悲凉的光棍形状。

看来周末没人有活动了，大家一时都没什么说的，很快安静下来。我默默地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顿时寒意扑面。瑶瑶此时突兀地坐起来：“今晚我们去酒吧吧！”

酒吧……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是多么神秘、遥远和惊惶的洪水猛兽，何况那不是好女孩该去的地方，于是我们都沉默了。隔了半晌，史幽幽地来了一句：“隔壁班那几个坐台的不就是每天晚上去酒吧上班的？被人误会就糟了，何况咱们又不爱喝酒。”

“玩的就是个灯红酒绿的气氛，咱们是去消费的，可不是去挣钱的！”瑶瑶穿着小吊带睡衣，挺着看不出轮廓的瘦弱胸部，晃荡着从床上麻利地爬起来，掏出LV的钱包，“都起来别睡了，弄个妖精妆。我看哪张卡要到期了，我给刷了。”

我们仨面面相觑，矜持了不到半分钟，史率先跳下床，给她男朋友——

计算机系的林祥挂电话：“喂，今天心情不佳，就不召见你了！”“啪嗒”挂掉电话，瞧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我们，史乱发妖娆，妩媚一笑，“姐很彪悍这事你们又不是第一天晓得。妞们快起来吧，咱们弄点吃的填填肚子，泡吧是体力活。”

史边化妆边催我起来，我捂着脑袋哼哼唧唧，史上来一掀我被子：“装什么矜持，小姐身子丫鬟命，快去煮稀饭！”

我愤怒地卷起被子，瞪她好几眼，无奈没有刷牙，不好意思朝她喷毒气，于是屈辱地转过身，面朝墙壁，爱咋咋地！

隔了半晌，她敲敲我的床架子：“哎，看我的妆化得怎么样。”

我头也没回，甩了一句：“好得很，晚上在那儿直接上班得了。”

一场大战最后以我的失败告终，我被拖下来刷牙洗脸，汤汤自觉地去煮了小米粥。

史把化妆镜的位置让给我，我刚坐下她就在旁边哼哼：“小姐命啊小姐命，到哪都让人伺候着。唉……可怜的季末学长，成天跟个傻子似的望着女生宿舍楼，‘要是偶的辰辰站阳台上多好’！”大家听了一齐哧哧地笑了。我脸色一白，重重地把粉盒撂下，“啪”一声里面的粉饼裂成了两半。史当即夸张地叫起来：“姐姐！这两百多呢，你给我摔得……”

我冷着脸拿出包里最值钱的香水往她面前一放：“赔你的！”

史见我真的生气了，连忙掏出小心肝似的哄我：“瞧你那么护短，摆明了在乎得很，那干吗不给人转正？好歹也追了两年了，考验期早该过了，要还是不要，总归给句话吧，这么拖着等于给人判了无期徒刑啊……”

立刻，七嘴八舌的各种支持言论都来了，纷纷表示该是我表态的时候了。

没理她们，白眼连翻了几个，细细地描着眼线。此时突然电话响了，周围一片吸气声，我无奈地抓起手机，刚按下接听键，就听宿舍几个女人嫩生生地齐齐娇呼道：“季末学长！”

那头先是一阵听起来就心情大好的笑声：“老规矩，晚餐送到了，水煮牛肉！”

我一头大汗，如果说拿人手短，那我现在早就该截肢了。整整吃了两年的白食，零食、正餐、饭后水果，一应俱全！同校男生们纷纷表示受

不了这厮，给大家做了坏的示范，导致很多女朋友哭闹：“你怎么就不能像季末那样痴情呢？你有他一半好就好了！”当然此时男生也会面无表情地回击：“伤林辰心的说，他那是没追到手。伤你心的说，你可不是林辰。”

不管怎么说，我蹬蹬跑下楼，跑过浪漫的小石桥，见到了一贯等在钟楼下的季末。他提着饭盒，背着篮球网兜，依旧是一身汗臭，脸上挂着汗珠，满是被烈日烘烤过的痕迹，不过这依旧不能影响他整体的健康帅气。我朝他微微一笑，他立刻露出满口白牙。

“才起来吧，今天你们没课，我猜你就是要睡到下午了。”

对于这个比我还熟悉我的课程安排的男生，任谁也不舍得拒绝。只是他总是这样一味不计回报地对我好，让我感动之余也暗骂自己自私。我总是自恋地认为单身于我可以带来更多的便利，却从来不曾考虑过，这于他则是无尽的嘲笑。

“以后别给我送了，我们在宿舍吃过了。”这话说过无数次。

“呵呵！”也是无数次，他只是笑，不置可否，但是他还是会每天准时地出现在这里，等我下来取饭菜。突然很感动，想抱抱他，告诉他今天我们恋爱吧。

被刺激了，室友的话深深地伤到了他的尊严，其实不想让他受嘲笑的。看今天天气不错，是个确定关系的好日子。组织好语言，接过他手里的饭盒，闻到水煮牛肉的香味，肚子已经咕噜噜响起来了。他却立刻推着我：

“瞧你饿得，快去吃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我到了嘴边的话瞬时便化作一抹浅笑，朝他矫情地挥挥手，说了句拜拜。

季末看起来斯文阳光，可是那文静的背后却蕴藏着力量。被他真正震住还得算当年学校迎新生晚会上那次，我代表系里表演朗诵，当我声情并茂地朝着观众高呼：“祖国啊，我的母亲！”然后只听报告厅后排一个穿白色球服的男生特振奋地大声呼应：“祖国啊，我的丈母娘！”全场爆笑！下了晚会我才知道，这男的就是开学迎新那天领我上车的那个傻学长，他叫季末。

从此跟他就是一个故事。

回去以后，其他三个女人一脸不爽地喝着粥，闻着我吃得啧啧香的水煮

牛肉。终于，史沸腾着咆哮着冲过来，拿大勺子狠狠剜了几勺到自己碗里，然后一脸仇恨地看着我：“叫你吃白食！鄙视你！”

我就纳闷了，鄙视我还抢我菜吃？接下来大家展开了批斗，叫我赶紧献身，别藏着掖着的。我不住地点着头，表示你们说得很对。等我擦干抹净，化了个淡妆，大家也都准备停当了，我们却突然一紧张。

“这就真去了哦！”

外面天色已黑，我们打了辆车直奔市区。借着黑夜的掩护，我们几个犹如星光般璀璨的少女才不至于被暴露在色狼的视线中。

可是司机叔叔却那么的不识货。

“没见过呀，刚开始上班的？哪家场子？你们都挺漂亮的，坐的是三百的台吧？”

我们顿时黑脸，史朝他一推搡：“说什么呢？我们长得像小姐啊！”

司机立刻抱歉地打哈哈，诡异地瞄了史一眼，然后默默地盯着前方继续开车。史一时气无处撒，恨恨地盯着司机叔叔，力求在他身上看出一个洞来。

下车时，瑶瑶狠狠地甩下一张百元大钞，恶狠狠地说：“不用找了！”

司机刚战战兢兢要接钱，史上前一把拦住：“叫他找！凭什么他惹恼了我们，还叫他占便宜！”

于是，司机在我们四个女人的虎视眈眈中，颤抖着找了52块给我们。刚递出来，一踩油门就跑了，跟活见鬼似的。

南京的1912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是夜店族的天堂，有钱的玩个潇洒，没钱的玩个气氛。我们几个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就连一贯大大咧咧的史都拘谨起来了。

这儿是酒吧一条街，我们正研究着去哪家好，一个挺帅的拉客服务生就把我们拽进了这家乌克兰风情的酒吧。客人不多，几桌人正在昏暗的光线下暧昧着，桌上凌乱地放着黑红蓝方各种洋酒，圆台上黑人女歌手正在深情地演唱着费丝希尔。我们找了个卡座，服务生上来撺掇我们点酒，瑶瑶头也没抬，伸出两跟指头：“两瓶轩V。”服务生立刻点头哈腰，表示组合洋酒是买二送一。于是很迅速的，价值七百八每瓶的洋酒就摆在了我

们面前。

开瓶的动静很大，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四个花枝招展的小妞对于夜店来说就是观音菩萨。气氛渐渐起来了，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不时会有人投来各色眼神。我们喝了点酒，身上都热起来了，也没有了开始的拘束，很快就在这个环境里熟得跟自家后院似的。放肆的笑声和女生特有的细语声，频惹人顾，还有几个轻佻的上来搭话，被我们毫不犹豫地无视了。

我没喝过洋酒，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能喝。老爸好酒，也锻炼了我一身酒艺，白加啤喝倒满桌人后，我还能坐得端庄翘着兰花指剔牙。现在这兑了绿茶的轩v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喝饮料。我只好保持着笑容，看着瑶瑶喝了几杯就开始舌头打颤。

两瓶见底，史也喝高了，狂笑着要爬台上去献艺。我和汤汤笑得腰疼也没拦住她，任她像螃蟹似的手脚并用爬上圆台，抢下歌手的话筒，满场地谢谢大家。

我们捂住脸抽筋，史太强大了，连趴在桌上的瑶瑶都抬起迷蒙的脸，问我们史跑哪儿去了。于是听着史用魔音开唱《第一次爱的人》。下面立刻有人起哄，还有人献花。史越唱越带劲，醉酒的女人更风情，媚眼频抛，秋波泛滥，惹得台下口哨声此起彼伏，集体忽略了她的嗓音。一曲唱完她还不肯下来，最后酒吧经理不得不出面，把她连哄带劝地送下台来。

经理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有着不同于夜店气息的优雅，自称姓林，给我们每人都敬了一杯酒，寒暄了一场，却没有走的意思。瑶瑶撑着脸，迷离地望着他。

“几位美女都是学生吧？”他的声音很好听。史笑着伸手就搭上去去了：“对呀。怎么，想泡我？那你可要加油了，我有男朋友了哦！”

我们尴尬得七手八脚地把她从经理身上拽下来。那林经理脸上没有一丝不悦，笑着说我们今天这单免了，他请了。我和汤汤对看一眼，瑶瑶也醒了。虽说我们是美妞，但也不至于让酒吧做赔本生意吧，我们都谨慎起来了。

“没别的意思，几位美女面子大，今天一来生意就好了不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常常来这儿坐坐？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经常来这儿坐坐，吃点东西喝点饮料，都是免费的。你们有空就来，我这儿补贴你们每人